

民间文学资料

第五十二集

(苗族习俗、起义斗争歌)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

编印

贵州省苗族民间文学讲习会

民间文学资料

第五十二集

(苗族习俗、起义斗争歌)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
贵州省苗族民间文学讲习会 编印

前 言

本集资料是贵州省民间文艺研究会举办的苗族民间文学讲习会，于一九八二年八月至九月，组织教师、学员深入黔东南和黔西南苗族聚居区进行实习，搜集到六万五千多行诗歌，选择其中的婚、丧礼俗和起义斗争两大部份汇编而成。

本集资料对研究苗族风俗习惯和历史演变，将提供一定的依据。

由于时间紧迫和编辑水平有限，难免有许多缺点和错误。敬请批评指正。

凡采用本集资料进行加工、整理，请同记译者协商。

本集资料的搜集、编印工作，得到黔东南州委、州人民政府和凯里军分区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深切感谢。

——编 者

1982、11 于凯里

目 录

刻木	张泰明 (1)
一、水塘岭	(1)
(一) 亲戚降人间	(1)
(二) 玺乜玺晋	(4)
二、撵妹	(11)
(一) 昂汪说亲	(11)
(二) 撵妹	(20)
三、刻木	(34)
四、婚嫁	(41)
五、尾声	(49)
出嫁歌	潘明修 (53)
出嫁歌	熊正芬 (156)
寻亲歌	吴培华、潘定华 (160)
走亲访友歌	许才识、张大龙 (168)
姊妹歌	杨正莲 (184)
丧葬歌	欧胜章、张任安、杨秀龙 (190)
起义歌	王虎、洪波 (203)
谷种念词	张大荣 (213)
年歌	潘明修 (217)
赞年词	王登杰 (226)

祝福歌·····	刘正华(233)
反乱歌·····	潘世兰、李天云、韦文扬(239)
王古烈之歌·····	潘光华(245)
造反歌·····	海天宝(260)
够岛复仇案·····	潘定华、吴培华(277)

刻 木

(苗族婚嫁歌)

一、水 塘 岭

(一) 亲戚降人间

海……哎伊，
尊敬的客人！
饮酒同桌坐，
我要问你们。
遥远的古代，
是否有亲戚？(注)
若有亲戚，
相貌正不正？
打扮象何人，
快快说分明。
如果说不清，
我唱大家听。
亲戚你们得，
莫忘我的情。

聪明的客人，
要听也费神！
切莫呼噜睡，
哪怕到天明。
我们看现在，
亲戚多得很。
好比碎木片，
成堆在山林。
钉耙随便刨，
撮箕抬进门。
现在认亲戚，
一点不费心。
回顾看古时，
亲戚何处寻？

注：这里指的“亲戚”是拟人化的亲戚。

客人都在听，
歌该进一层。
遥远的古代，
打柱把天撑。
到了水塘岭，
亲戚才诞生。
露面石头吞，
唱到也灰心。

提到水塘岭，
众议说纷纭。
那里有口塘，
宽阔水又深。
旁边多山岭，
岩石层迭层。
有颗细颈石，
那是石头人。

雨过流浮云，
天空刚放晴。
忽然雷轰隆，
亲戚降凡尘。
谁知刚露面，
瞬间石人吞。

石人吞亲戚，
闭目来养神。
心中它得意，
人间该冷清。

太阳起得早，
一眼就看清。
石人吞亲戚，
想瞞瞞不成。

有个久吉公，（注）
脚跛少出门。
有事他都管，
睡觉吵不醒。

太阳已进家，
晒烫他才惊。
太阳告诉他，
亲戚被石吞。

久吉吓一跳，
坐立忙支应：
“久等等不来，
谁敢把它吞！
马上我就去，

注：久吉、老翁名。

叫石作粉尘。”

久吉遍山行，
到处找葛藤。
要编九股绳，
来套石头人。

编织九天整，
绳子牢又韧。
立忙上山去，
套住石人颈。
力气已使尽，
石断离了根。
拖到大路边，
树脚来绑紧。
奋力乱敲打，
暂时先解恨。
石人也知痛，
哭叫不成声。

太阳秉公正，
与人一条心。
手中举火把，
要烧不留情。

眼见难逃脱，
错了忙承认。
马上吐亲戚，
懊悔不该吞。

石人吐亲戚，
哦哦开始震。
口水滴答落，
舌条缩又伸。

亲戚头已露，
还有半截身。
再也吐不出，
石人变僵硬。

哪个心明亮，
看透石人心，
知道别有意，
假死装僵硬，
立忙去锻凿，
破石石裂分？

山洼纪归寨，（注一）
勾公（注二）是能人。

注一：纪归寨，寨名。

注二：勾公，名“勾”的老翁。

他有九节腿，(注三)
可屈又可伸。
帽镶九颗宝，
垒迭朝天顶。
裤子宽又大，
数有九根筋。
见石装僵硬，
立忙把火生。
锻凿九层齿，(注四)
破石石裂分。
亲戚终得救，
完整才成型。
石人虽已破，
不可就放心。
因为是精灵，
麻痹又复形。
仔细来收拾，
免得灾又生。
大块搬山坳，
歇坐提精神。
中等用架桥，
囊利(注)好通行。
小块来搭灶，

度日得安宁。
石人已分身，
从此无音讯。
亲戚降凡尘，
和蔼多可亲。
行走隐踪迹，
变化摸不清。
逢女常微笑，
遇男装痴情。
时时躲屋角，
偶尔钻山林。
正是它牵线，
男女终成婚。
安家得温暖，
无人不高興。
九千一万年，
世上繁人丁。

(二) 玺也玺晋

亲戚一牵线，
婚姻开始兴。
成亲怎样成，

注三：九节腿，形容腿长。 注：九层齿，形容凿口牢而锋利。

注：囊利，地名。 注：架桥，二。 注：搭灶，一。

客人用心听。

坳上已有风，
山间罩有云。
天空布有星，
地上住有人。
看看水塘岭，
两股炊烟升。
搭有两茅棚，
玺乜和玺晋。
二人是弟兄，
同一母亲生。

春天已来到，
万物齐苏醒。
树枝添绿叶，
花朵象白云。
玺乜家养女，
阿葛刚诞生。
玺晋家育男，
取名叫波臣。

儿女长成人，
两家都操心。
只恨人烟少，
难于成家庭。

往年无旱情，
那年灾不轻。
太阳炎炎晒，
源头水涸停。
稻田早无水，
干枯裂缝深。
转霎虫又生，
遍布青杠林。
开头吃树叶，
叶完把枝啃。
树林难活命，
纷纷朝天奔。
枯黄禾苗细，
连叶带根吞。

天灾已降临，
苦坏老母亲。
饥饿眼落窝，
啼哭泪淋淋。

怎样寻活路，
保全老母亲？
玺乜和玺晋，
两人都操心。

商定去砍山，（注）

柴草铺一层。

风干放火烧，

地皮香喷喷。

小米和高粱，

撒上就会生。

暑热熟得早，

可救老母命。

为救老母亲，

立即就动身。

弟兄两个人，

一同把山进。

选好肥沃地，

砍山要抓紧。

玺也是哥哥，

哪里去使劲？

玺晋是弟弟。

哪边去钻林？

坳上树林立，

哥哥去使劲。

边坡刺纵横，

弟弟去钻林。

二人一条心，

拧成一股绳。

黎明就动身，

中午也不停。

太阳快落坡，

砍倒半边林。

茅草与苦竹，

一层压一层。

头发蓬蓬乱，

风掠遮眼睛。

浑身都是汗，

衣服贴得紧。

弟兄终相遇，

树脚来乘荫。

抽完一杆烟，

哥哥要起身。

弟弟马上问：

“亲家何处行？”

听见喊亲家，

哥哥得一惊。

气愤瞪眼睛，

开口把弟训：

“我俩一妈生，

注：砍山，原始的刀耕火种之一。把猛林砍倒，干后放火烧掉，数天后在地皮上播种。

共片叶遮身。
一只奶养大，
一枝桠上蹲。
鬼迷你心窍，
疯癫瞎眼睛。
兄弟也乱认，
缺嘴烂牙根！”

挨哥一顿训，
弟弟立忙应：
“前日天傍晚，
事情才发生。
我养大黄牛，
脱圈出了门。
进了你的园，
见菜它就啃。
你不认兄弟，
骂人逞凶狠。
声声骂‘舅子’，
我有耳朵听。
我依你的话，
我照你的行。
喊你做亲家，
想来不过份！”

哥哥难平静，

拳头握得紧，
“毛虫啃肺腑，
荒唐不象人！
嘴巴这样硬，
不捶不解恨！”

要挟弟不怕，
回答更起劲，
“何必动肝火，
判断有母亲。
她说我的对，
得依我的行。
她说我的错，
挨揍也甘心！”

哥暂不伸手，
回家问母亲。
只等一声“错”，
好好捶一顿。

二人回到家，
拜见老母亲。
不等哥开口，
弟弟先做声，
“砍山累死人，
月出才进门。

荒野无人玩，
麻雀树枝停。
劝我认亲家，
不要瞎眼睛。
面前只有哥，
想认不敢吭。
劝多实无奈，
傍晚才来认。
哪知一开口，
挨哥一顿训。
说我患疯癫，
瞎眼乱呼称。
母亲来做主，
是非断分明！”

母亲听得清，
话是这样应：
“我说你的对，
你哥骂我笨。
我说你的错，
心头你会恨。
两头一得罪，
活着无清静。
宁肯当子孙，
不愿作老人！
事情难回答，

有嘴说不清。
你俩哪里说，
谁在哪里听。
你俩哪里吵，
谁在哪里见。
你俩问一问，
也许得分明。”

弟弟马上答，
这样来作声：
“我俩坡上吵，
树子两旁听。
只有问树子，
回答才合心。”

玺也和玺晋，
上山找树问。
杉树最耿直，
弟弟把它请。
杉说无缘份，
回答冷冰冰：
“生我供造屋，
是非不会分！”

泡桐耳朵阔，
一定听得清。

弟弟问泡桐，
泡桐这样应：
“我只供造斗，
啥都不操心。
要说谁的对，
从不费脑筋！”

杉树与泡桐，
回答真扫兴。
哥哥喊回转，
弟弟不甘心。
坚硬岩青杠，
一旁暗同情。
眼见要挪脚，
开口忙出声：

“天空乌蒙蒙，
地上雨淋淋。
天地已有情，
人间得幸运。
女大应该嫁，
男大当成婚。
子女去婚配，
后代如繁星。”

肖树(注)一旁听，

这样来同情：

“天空闪雷霆，
地上草青青。
以往无婚嫁，
从此应该兴。
开亲头一例，
无须天上寻。”

听了哥纳闷，
弟弟真高兴。
催促快回家，
告诉老母亲。
看她怎么说，
事就怎么定。

弟兄回到家，
告诉老母亲。
母亲开了口，
交待说得清：
“赶快把火生，
糯米拿来蒸。
半甑变成饭，
半甑变成粑，
那是天意定，
弟兄也开亲。”

注：肖树，杂木之一，质坚而韧。

一甑都是饭，
或者都是粬，
天公不应允，
赶快死了心！”

听母亲的话，
依母亲的行。
玺乜和玺晋，
糯米拿来蒸。
说来真凑巧，
一蒸事竟成。
半甑变成饭，
半甑变成粬。
这下可开亲，
弟弟真高兴。

事已到如今，
有口难否认。
哥哥只好依，
不再怪何人。

子女要成婚，
懵懂无路行。
不通又请教，
又去问母亲。

这次她开口，
说话挺认真：

“你俩先分公，^{（注一）}
分支再开亲。
以后亲戚多，
开亲出远门。^{（注二）}
溯源论亲家，
始祖是你们。”

遥远的古代，
亲戚降凡尘。
落在水塘岭，
瞬间石人吞。
破石石裂分，
亲戚才成型。
相貌它端正，
行走无踪影。
经常躲屋角，
有时在山林。
玺乜和玺晋，
弟兄两家人。
哥哥养阿葛，
弟弟育波臣。
子女已成人，
安家枉费神。

注一：分公，确认各是另一祖公的后嗣。注二：远门，指远血统的认亲。

亲戚看得清，
悄悄来连姻。
弟兄做亲家，
儿女成了婚。
公从那时分，

支系繁如根。
亲从那时开，
撒满水塘岭。
养女嫁舅家，
规矩也形成。

二、 撵 妹^(注一)

(一) 昂汪说亲

养女嫁舅家，
一兴代代传。
西迁到久清，
落脚昂汪寨，^(注二)
一提婚嫁事，
仍然不忘怀。

久清和昂汪，
相邻两个寨。
同饮一河水，
有难相支援。
共渡一条船，
促膝常攀谈。

春来天气暖，
山花遍地开。
昂汪金松家，
养女真可爱。
久清岩灵家，
育儿也挺乖，

一早眼睛闭，
二早会吃奶。
满月亲朋贺，
取名得呼唤。
姑娘名榜金，
男儿叫冬岩。
转眼过一年，
开始学立站。

注一：妹，译音。妹与汉语“妹”字意相近。苗语的“妹”泛指姑娘。

注二：久清、昂汪，是寨名。

一岁已经过，
天天长起来。
仔细看一看，
娃娃怎么变。

二岁学走路，
三岁学游玩。
四岁捉迷藏，
柴堆到处钻。
五岁会守屋，
六岁学劈柴。
七岁学活路，
轻活开始干。

八岁长大了，
九岁长大了，
十岁长大了，
家中鸭与鹅，
都往河边赶。
榜金和冬岩，
结识初相见。

十一长大了，
十二长大了，
十三长大了，
放牛又砍柴，

榜金和冬岩，
经常在一块。
冬岩力气大，
砍柴帮着抬。

十四长大了，
十五长大了，
十六长大了，
田土紧相连，
薅锄常见面。

十七长大了，
十八长大了，
心中互相爱，
谁都不好谈。

冬岩已成人，
家应给他安。
如何来成亲，
父母记心间。

按照旧规矩，
姑舅把亲开。
西迁路漫漫，
亲戚已分散。
非要论姑舅，